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第三十二回 泄春光無心聞密語 看夜戲信口發狂言

黃包車到鑫益裡弄口停下，德發摸出一角小洋，開發了兩部車錢，灑開大步，一口氣奔到賈公館樓上。賈少奶口中一筒煙還沒有吸完，見他進來，沒工夫理會他，兩眼半開半掩，全神注在煙斗上，颯颯只顧吸煙。德發便在她對面坐下喘息。賈少奶吸完了這筒煙，口中噴出一道白雲，然後抬起眼皮，對德發看了一眼，說道：「你沒坐車嗎？怎的跑得這般氣急？」德發笑道：「哪有不坐車來之理，因想念你極了，一下車就望裡飛奔，由弄堂口到這裡，很長一段路，我奔得太狠了，才氣急的。」賈少奶道：「你也太癡了，現在他已到北京去了，你盡可日夜和我相伴，何必這般性急。」德發笑而不言。賈少奶又道：「你今兒下半天不進洋行辦事嗎？」德發道：「今天是禮拜日，我們洋行中是沒事的。就使有事，我得與你相處，也決不願意再去辦事了。」賈少奶笑了一笑，隨教王媽開出飯來。德發見小菜擺滿了一桌，都是平日自己愛吃的，知道賈少奶為他而設，心中十分感激。兩個人面對面的坐著用飯，德發先吃完，正要洗臉，忽然聽得叩門聲響。這回賈少奶不敢怠慢，先開窗問是那一個？外面嬌滴滴一聲答應，賈少奶聽出是媚月閣的聲音，忙教德發到王媽房中躲藏好了，才喚阿寶開門，請媚月閣上樓。媚月閣見賈少奶還在用飯，笑說：「你今兒起身得好早，我因起來遲了，連送四少爺都沒趕得上，只恐將來還不免被他見怪呢。」

賈少奶道：「那有何妨。四少爺為人，決不在這點小事上講究。況且你家老爺，也曾親去送行，就可抵得你去，何必夫妻兩個一同去。我因我家少爺也要動身，故而昨兒一夜沒睡，才得趕上這個早市，否則這時候還在被窩裡打呼呢。今兒你幸虧沒去，倘若去了，只怕也要代我氣殺，真正便宜了花襲人那賤人，只被我打得一個嘴巴。依我的意思，還要賞她幾下，可恨我家少爺狠命將我拖住，真教人一口氣沒處發洩呢。」說時張開大嘴，滿滿的塞進一口飯，恨恨不已。媚月閣道：「這件事我已知道。方才我家老爺曾回家向我道及，他教我過來勸勸你，究竟你的身分，也犯不著和這班人一般見識。他們懂得什麼道理，信口亂說，動不動挺撞人，若要計較，也計較不得許多，只可當他們放屁罷了。」說著，就在賈少奶對面坐下，猛見台上還放著一副吃過的碗筷，不覺呆了一呆。賈少奶已看出她的神色，暗罵王媽該死，有人進來，怎不把碗筷收去，此時被她看破，如何是好？幸虧賈少奶足智多謀，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當下不慌不忙，笑向媚月閣道：「你怎不早來半個鐘頭，同我一塊兒吃飯。我因平日和他們一班人同桌吃東西慣了，一個人吃不下飯，故叫王媽陪我同吃。她又和搶的一般，轉眼工夫就完了，我仍舊一個人獨吃。若得你陪我同吃，彼此都是細模細樣的，豈不好多麼。」

旁邊王媽聽賈少奶這般說，猛然大悟，忙湊趣道：「我因出世以來，從沒有靠在紅木桌子上吃過飯，今兒和少奶奶同桌，心中似怕天雷擊頂的一般，巴不得早一刻吃完了，就好逃過此劫，因此不知不覺的比平日吃得格外快。早知如此，應得早些請趙姨太太過來用飯，也免得我提心吊膽，吃的飯還恐不消化呢。」媚月閣道：「我家中膳比你們早得多，我已吃過好一會咧。」口中這般說，心中暗想：「賈少奶待下人也未免太好了，就教他們陪著，同桌吃飯，又何必用金鑲筷，銀調羹呢！」賈少奶因有心事，草草吃罷飯，抹了嘴，邀媚月閣進房，閒談多時才去。德發在王媽房中等得很不耐煩，見了賈少奶，氣鼓著嘴道：「這媚月閣專和我作對，偏偏揀我來的日子她也來，豈不可惡。」

賈少奶道：「那也沒法。其實她因我早上受了氣，特來探望我的，純是一片好意。她來了我也不能推她出去，只可彼此委屈些罷。」德發想了一想道：「這媚月閣就住在隔壁，她見你家少爺不在，如若天天前來，你教我還是天天避她呢怎麼樣？」賈少奶道：「你瘋了麼，這是什麼事，可以不避人。若給媚老二知道了，一定告訴伯宣。伯宣和我家少爺最好，倘被少爺得了風聲，還當了得。」正言時，忽然樓下有人叩門。賈少奶教王媽開了樓窗觀看是誰？王媽看了一眼，慌慌張張的報說：「趙姨太太又來了。」賈少奶吃了一驚，說：「奇怪了，她又來則甚？」德發憤憤道：「你只顧瞞她，她自己調查來了。」賈少奶道：「你別瞎說，快給我躲起來罷。」德發無奈，懶洋洋的鑽進王媽房中去了。

賈少奶教人開了門，媚月閣一進門，三腳並作兩步，氣吼吼的奔到樓上。賈少奶見她面色鐵青，與適才去的時候大不相同，不覺暗暗驚異，心想莫非她知道我的閨味，特來尋我的事嗎？但我和她不過朋友交情，非親非戚，就使我有什麼短處，落在她眼內，只要我相與的那人，不是她的丈夫，她又何必和我過不去？心中想著，正要問她因何去而復來，不意媚月閣先開口道：「老三，我和你也算晦氣。你今天早上受花襲人的氣，不料我今兒也遇見一個淫婦，親眼目睹她青天白日偷漢子，你想我氣不氣呢！」

賈少奶聽說，心中砰的一跳，暗想這不是當著和尚罵賊禿了嗎！縱然我青天白日偷漢子，與你有甚麼相干？要你動什麼閒氣？人家小姊妹要好的固有，決沒有管到這上頭去的道理，真是交朋友交出笑話來了。當下把臉一沉，想頂她一句，還沒有開口，媚月閣又接著說：「老三，那魏家的真是豈有此理，我萬萬料不到她來陪我，竟陪出花樣來了。我家老爺也不是個東西，唉，說出來真教人氣殺。」賈少奶聽了，才知不是說她，心中暗暗好笑，忙道：「你說的不是對門魏姨太太嗎？她與你家老爺又鬧出什麼花樣來了？」

原來賈少奶這幾天雖然沒去陪媚月閣，那魏姨太太卻天天前往，她背著媚月閣，常和伯宣鬼鬼祟祟。媚月閣為人最是率直，故而並不疑他二人出甚麼花樣。論理他二人也該心滿意足了，無如人心永沒滿足的時候，伯宣還覺有媚月閣在旁，十分礙眼，意欲設法調她開去，好同魏太太兩個暢敘幽情。今天伯宣送振武動身之後，因已過十二點鐘，不及趕到銀行中去用飯，故而回轉公館，和媚月閣一同吃了中膳，偶然談及賈少奶送行與花襲人衝突這件事，伯宣說話間，很派賈少奶的不是，媚月閣卻不以為然，兩個人大相反對。伯宣便說：「賈珠渠女的動手打了人，還氣得要死。你既然幫她，何不去安慰安慰她呢？」

媚月閣聽了，覺得此言有理，隨即親到隔壁去望賈少奶。這邊伯宣獨自一人，咬著枝雪茄煙，在沙發上靠了一會，暗想老二到隔壁去見賈少奶，一定有一會耽擱，這時候可惜魏姨太太不來，否則倒是個絕好機會。再一想機會難得，不如假傳聖旨，請她過來談談。主意既定，便命娘姨到對門魏公館去請姨太太過來，須說是這裡姨太太請的，不得有誤。娘姨領命，去不多時，魏姨太太姍姍而來，見了伯宣，霎時間滿面堆下笑容，嬌聲浪氣道：「今兒你怎麼這時候就回家了，她又往那裡去了？」伯宣也笑容滿面的道：「坐下罷，她到隔壁去咧。」魏姨太太道：「她自己既要出去，又請我過來則甚？」伯宣笑道：「難道除了她別人請你不得的嗎？」魏姨太太笑道：「莫非是你假傳的聖旨麼？」

伯宣道：「照呵。」說著一伸手拖她在自己身旁坐下，兩個人恣意浪蕩。娘姨送茶進來，走到房門口，見此情形，嚇得不敢入內，把茶杯丟在外房，自向廚房中和車夫廚子抹牌去了。事有湊巧，往日他家大門，一天到晚常關著的，有人進來，必須先行扣門。這天那娘姨到了魏公館，魏姨太太命她先走，自己隨後就來，娘姨回家，將門虛掩著。魏姨太太進來時，並沒門門。娘姨只道她已將大門關好，故而毫不留心門戶，只倒了一杯茶，送到樓上，見主人和魏姨太太調情，滿肚子好笑，不敢出聲，放下茶盤茶杯，疾忙奔到樓下，廚房中廚子車夫和梳頭娘姨等，正等她抹牌。娘姨一邊坐下弄牌一邊告訴他們這件事，眾人聽了，都笑不可仰，歡喜極了。連外間有人推大門進來，都不曾聽得仔細。此時他家樓上樓下，除房中伯宣和魏姨太太兩個說笑調情，以及廚下一班用人看賭門牌之外，別處並無一人。倘若有個交好運的偷兒，掩進來把客堂內和樓上起坐間中諸般陳設打抬一空，料想也不致有人發覺。可惜進來的那人，並不是偷兒，卻是他家女主媚月閣。她見大門不曾上門，罵了聲這班下手人該死，自己拴上門，走進客堂內，隱約聽得廚房中門牌聲音，暗說原來他們要緊賭錢，都道連門戶也不當心了。此時暫不驚動他們，明天再慢慢的一個個收拾他。想著便放鬆腳步，走到樓上。見外房八仙桌上，放著一隻茶盤，盤中還有一杯冷茶，暗想誰來過了？為何倒了茶又不喝呢？正在疑惑，忽聞一陣笑聲，由臥房中直透出來。媚月閣大為詫異，躡足走近房門口，因有門簾擋著，瞧不見房中是誰？只聽得一個女子聲音，帶著著說道：「你未必真有良心罷？倘若心中有我，就不娶老二了。」又聞一個男子聲音答道：「這句話你也不知說過多

少回數咧，我不曾明白告訴你嗎，並非我沒良心，實在有個難處，多說反而討厭，我也不必說了。講到娶老二一層，正大有益於你我，不然，你家老爺決不容你和我再見。幸得娶了老二，她請你來陪她，你家老爺既不生疑，我和你才得有此一日，你怎可拿我娶老二的事，抱怨我沒良心呢！」說罷，又是一陣嘻笑。

媚月閣聽出女的是魏姨太太聲音，男的卻是伯宣，不由的醋火中燒，意欲闖進房去，大大的羞辱他們一頓。又一轉念，事已至此，我若闖了進去，當面踏破他們的機關，雖然把他們二人大大的出了丑，無如這樣一鬧，反變作山窮水盡，將來大家都難下場，很為不美。這都是自己平日疏忽之過，理該在他二人擠眉弄眼的時候，給一句話他們聽聽，就不致鬧出這件事了。此時只可讓他們適意，我也不必站在這裡，聽了反覺生氣，姑且避得開些。隔壁賈少奶最有心機，不如和她去商議商議，想一個報復的法子便了。當下媚月閣躡足下樓，神不知鬼不覺的出了大門，到隔壁賈公館中，將一情一節向賈少奶說了，賈少奶本想安慰她幾句，猛一轉念，媚月閣既出了這件事，將來勢必不請魏姨太太作伴，除了魏姨太太，一定請我，我若有意不去，她知我家老爺出門去了，或者自己到我家來，那時日夜纏在一起，教我怎好再和德發相會。往日振武住在這裡，德發因不能和我相見，害得發病吐血，如今好容易振武走了，又弄個媚月閣來接替，倘若德發因此病勢加重，我如何對得住他。適才德發曾教我不必再避媚月閣，若不避她，在勢非得和她通同不可。然而她是規規矩矩的，我作了這件錯事，現在我與她交情很好，通同了固然無妨，不過人無千日好，日後或遇意見不和之時，我有這個缺點，落在她的手內，豈不受她挾制。必須設法令她也留些缺點在我手內，彼各自制，我既不去說她，也不敢說我才好。此時正當他夫婦失和，大凡婦女們在和丈夫不睦的時候，最容易生外心，我不如趁這個當兒，激她一激，把她激動了心，再慢慢的勸她結識一個情人，那時她和我都是一般身份，就可大家不必相避了。想罷，故意歎口氣道：「唉，這原是我的不好，早沒告訴你，在我呢，只恐輕輕一句話，害得你們夫妻不睦，故而幾次三番，要說不敢出口。不料如今果然鬧出把戲來了，你家老爺和魏姨太太，本來是老相好，往年曾借過小房子，後來被魏老爺親自踏破機關，才把鴛鴦拆散。日前你請她到家作伴，我原知弄不出好事。你雖然不曾留心，我卻親眼目睹，她同你家老爺交頭接耳，眉來眼去，形狀很為肉麻，不過當時沒敢告訴你罷了。」

媚月閣道：「果然我也親見多次，但我只當他們偶然閒談，並不料他們竟會談出花樣來的。」賈少奶道：「你也癡了。他們若不存心出花樣，又何必鬼鬼祟祟，藏頭露尾呢。還有一句話，我不敢說，說了只恐你又要生氣。不過這句話也是我臆測之談，並非真有其事，料想你還不致生氣。我看你家老爺娶你，或者不是真心娶你，借娶你為名，意圖與魏姨太太相會。他明知無緣無故，不能請魏姨太太來家。知道你素和魏姨太太相識，娶了你一定彼此往來，又可瞞過魏老爺的耳目，故而娶你這天，就請魏姨太太到家吃喜酒。在這層上一看，可見得你家老爺念念不忘魏姨太太了。但這是我的意思，他或者沒有這個成見也說不定，你切莫因此生氣。」

媚月閣恨恨道：「怕不被你道個正著嗎！適才我親耳朵聽得，我家老爺對那淫婦說，什麼娶了老二，我和你才得有此一日，還有許多嘮嘮叨叨的話，我也學他不來。可見他明明把我當作引子，去勾引那淫婦到手，如今真的被他如願以償咧。」

賈少奶微微一笑道：「照此說來，你家老爺倒是個多情多義的男子，只消你能博得他回心轉意，將來後福無窮呢。」媚月閣道：「呸，誰指望享他什麼後福，但求他能夠不氣殺我，已是萬幸了。」賈少奶道：「這也難怪你丈夫，有了外遇，教做妻小的怎不生氣，一樣一句說話，我生平最歡喜講笑話，說說又要說出老毛病來了，教我嫁著了你家老爺這般丈夫，他既然要軋餅頭氣我，我也到外間去軋一個餅頭氣還他，難道世間只有男子漢會軋餅頭，婦女便軋不來餅頭的嗎？」媚月閣笑道：「虧你說得出的，這種癡話，給旁的人聽見了好聽麼？」賈少奶正色道：「那有何妨。我一向抱著這條主意，男的不軋餅頭便罷，他要軋餅頭，我也軋一個餅頭抵制他，看誰的神通廣大。」媚月閣道：「世間男子有外遇的很多，女人若要個個學你的樣兒，普天之下，還有規矩人麼？」賈少奶道：「幸虧我這樣呢，不然，我家少爺，也要在外搭識混賬女人了。他因知我的脾氣不十分好弄，所以至今還是規規矩矩的。」

媚月閣不言，把眉頭皺了兩皺，說有些兒小肚子漲痛。賈少奶道：「大約肝氣發作了，可憐可憐，嫁了這種丈夫，實在無法可施，你又是秉性懦弱的，請你警開些罷，休得氣壞了自己身子，教人很替你犯不著呢。鴉片煙治肝氣痛最有效驗，好在這裡是現成的，我還有新熬的大土煙，你吸兩筒就好了。」說著喚阿寶進來，點了煙燈，兩個人面對面睡下。這邊賈少奶替媚月閣裝煙，那邊周德發躲在王媽房中悶不可耐，只得躡足出來，掩至起坐門口的板壁旁邊，露出半片面孔，一隻眼望著裡面，見阿寶從房中出來，忙招招手。阿寶走到他旁邊，低問周少爺何事？德發道：「少奶奶在房裡做什麼？」

阿寶道：「適才她教我開燈，現在和趙姨太太二人吸煙呢。」德發聽了，十分著急，說她捧上煙槍，不到夜不肯放手，你可能設法叫出來一趟嗎？阿寶道：「現有趙姨太太在旁，如何可以叫她出來，讓我進去看風色行事便了。」一面走進房內，見賈少奶手中的一個煙泡，還沒燒好，阿寶伸出四個指頭，在面上抹了一抹，又向她擠擠眼睛。賈少奶會意，拿起煙槍，將一筒煙裝好，遞在媚月閣手中，自己坐起身說：「阿寶外面有熱水麼？剛才我拿四川菜裝玻璃瓶，手指上黏著了鹼氣，所以燒的煙泡，有些兒不進門，須得洗洗手才行。」

阿寶道：「外邊熱水有著，才泡的一壺沒用過呢。」說著先走出來，賈少奶跟著到了外面。德發見了她，■嘟著嘴兒意欲訴苦，賈少奶不等他開口，先對他搖搖手，低聲道：「你這回莫生氣了，我現在正設法弄她和我連襟，以後你與她便不必避面了。雖然暫時多耽擱些時候，將來好處正多。她此刻未必就走，我還得留她吃晚飯。吃過晚飯之後，說不定要一同去看夜戲。你此時暫且回去，到十二點鐘過後再來，那時我將此中細情，一一告訴你便了。」德發還想說話，賈少奶道：「有話晚上說罷，快走，別給她出來瞧見了，彼此都有不便。」德發不敢多言，下樓自去，賈少奶洗了手，回進房中，媚月閣一筒煙已經吸完。賈少奶又裝一筒給她吸了，才自己過癮。兩個人一邊吸煙，一邊說話，不知不覺，已是黃昏時分。隔壁伯宣打發娘姨來請姨太太回去用晚飯，媚月閣要走，賈少奶止住他道：「你若回家陪他吃了晚飯，豈不要更給他不看起麼！休理他，就在這裡吃了夜飯再走不遲。」說完，也不管媚月閣答應不答應，自己對那娘姨道：「你回去告訴老爺，姨太太在這裡吃夜飯了。」

娘姨答應去後，賈少奶便叫王媽燒飯。趙姨太太吃早夜飯慣的，媚月閣連說停一刻不妨。賈少奶又道：「男人的脾氣最賤，你若遷就了他，他反而要爬上你的頭去，只有將他陰幹起來，他才明白自己作了錯事，那時不怕他不到你面前來負荊請罪。我想你吃了晚飯之後，也不必就回去，既然心中這般不舒服，回去了一定要肝氣加重，不如出去看戲散散心，我也可陪你前往，待看完了夜戲再回去，料想還不致過遲罷。」媚月閣道：「看戲果然很好。不過我最喜歡看的是文明戲，不知現在那一家最好？」賈少奶道：「文明戲嗎？聽說新開的民興社角色最為齊整，以前醒民新劇社中幾個好角兒，如王漫遊、裘天敏等，都在那裡，我們就到民興社去看罷。」

媚月閣連聲稱好。當下兩個人一同吃了夜飯，賈少奶飯後一定還要吸煙，今夜因去看戲，深恐看到一半癮發起來，難以抵擋，故而加倍多吸，直到九點一刻，才打點出門。媚月閣本有包車，因恐叫人拖車，驚動伯宣，故與賈少奶二人同坐琢渠的包車，前往民興社。這民興社也和醒民社相仿，做的是不三不四的新戲，不過人才卻比醒民為多。講到新戲館搜羅人才，不比老戲館，老戲館須在京津山陝各處聘請，新戲館只須到下流社會中去掏摸，包你在坑滿坑，在谷滿谷，然而民興社的主者，也曾大費經營，才得將醒民社中幾個善於勾搭婦女的新劇家，如王漫遊、裘天敏等，搜刮得來，因戲館中，萬萬少不得此輩。一有此輩，自有一班送上門去的臭肉，前往呈嬌獻媚。常言道：臭肉引蒼蠅。戲館中有了臭肉，四面八方的蒼蠅，自然不招自來，那時管教戲館中生意大好，開戲館的頓時大發其財。故而他們題戲館的名字，叫做民興，也大有深意。因醒民乃是喚醒國民之意，國民既被他們喚醒，豈不瞧破他們行為卑陋，貪淫好色，紙老虎既被搗穿，難免沒人請教。所以題這民興二字，就是教國民瞶目無睹，由他們暗無天日，拆梢打架，吊膀子軋餅頭無所不為的意思。

賈少奶素聞這民暝社內容齷齪，故憊憊媚月閣到此看戲，以便設法拖她下水。媚月閣那知其意，到了民暝社，只因太遲了，包廂中已沒好座位，只有第一排末包著底，還有兩個人可坐。賈少奶看這地方與戲台上很為接近，就拖媚月閣一同坐下。這夜做的是外國戲，王漫遊扮的外國花旦，裘天敏扮的外國小生，在中國台戲上描摹外國愛情，看得一班中國人拍手不已。賈少奶指著天敏對媚月閣道：「這個裘天敏，可算得新戲班中獨一無二的小生。你看他人品既生得這般俊俏，做的戲又十分體貼戲情，怪道人人愛看他。據說他每月包銀足賺到三百以外呢。」

媚月閣聽了，仔細對裘天敏觀看，見他年約二十餘歲，身材不長不短，不肥不瘦，面上塗著脂粉，嬌滴滴越顯得紅白，身穿一套黑色西裝，雪白的硬領，鮮紅的領帶，足登高統皮鞋，人材漂亮，站在戲台上，恍若臨風玉樹。他與王漫遊雖然做著戲，但兩個人四隻眼睛，都和探海燈一般，只向包廂中射來射去。瞥見媚月閣看著自己，便連對她釘了幾眼，看得媚月閣臉紅起來，忙別轉頭，見賈少奶正笑容滿面，目不旁瞬的看著戲。媚月閣把臂膊輕輕將她碰了一碰道：「我看那裘天敏不過扮相好些罷了，其實也不過如此。」賈少奶道：「你莫瞧他不上眼，可知有多少太太奶奶小姐姨太太輩，都當他心肝寶貝似的，你搶我奪。有些人化了錢，還請他不到呢。」媚月閣笑了一笑道：「那班人也未免太風狂了。他不過是一個戲子，有什麼希罕呢？」

賈少奶道：「戲子雖然是戲子，但也和我輩當年在生意上一般。不當我們人的固多，把我們當珍寶看待的也著實不少。在他們雖然一般花錢，我們卻不能不辨辨高低，挑挑俊丑，遇著年少美貌的客人，錢少些也不妨遷就。若逢年老醜陋的客人，錢多也只可不遷就。這班戲子，何嘗不然。只怪中國第一個創設堂子的朋友，只興了女堂子，沒發起男堂子，未免太欠公道。男人在寂寞無聊的時候，便可到堂子中去遣愁解悶。我輩婦女，就使奇愁極恨，也只能悶在家裡，沒個散淡處。若有了男堂子，像我這般少爺出門去了，一個人在家寂寞。像你這般老爺有了外遇，自己心中氣惱，便可到男堂子裡去任意攀一個相好，解解寂寞，消消愁悶。待我家少爺歸家之後，你家老爺回心轉意之時，再行丟手，有何不美。目下我家少爺進了京，未必肯獨居客地，一定又在妓院中攀了相好。你家老爺現在和魏姨太太這般恩愛，今夜此時，你在這裡看戲，他們兩個在家，不知怎樣的稱心樂意。只有你我二人有冤沒處伸，有福不能享，同受這淒涼滋味，說來豈不可惱。」

媚月閣微微歎息，忽又笑道：「老三你今夜並沒喝酒，緣何講出醉話來了？婦女豈可與男子相比，男人逢場作戲，是理所當然。女子若有差遲，豈非是不守婦道了麼？」賈少奶道：「虧你也是個女子，竟講出這種不平等話來，真把普天下婦女的志氣都喪盡了。上海灘上，還有什麼婦道不婦道，試看一班公館中的太太小姐們，有幾個沒有外遇，何況我們堂子出身的人，也是我們自己不喜歡蝦夾夾蟹罷了。要是當真乾了什麼壞事，料想也未必有人敢說我們的閒話。」

媚月閣聽她說的話太任意了，深恐旁人聽得，傳為話柄，忙道：「你大約吸煙吸醉了，誰有工夫和你講瘋話，我們花了戲錢，該看戲咧。」說彼此一笑。媚月閣再看戲台上，裘天敏仍兩眼不住向自己這邊溜來溜去。他認得媚月閣是北裡中一個有名人物，新近做了官太太，手中一定有些積蓄，因此一見她進來看戲，已存心轉她的念頭。及見她眼光也時時飄將過來，心知有路可走，諒不十分難以下手，故運用全副精神，專注在她一人身上。此時媚月閣由賈少奶處帶來的一半笑容，天敏還道是為他而發，見了喜不自勝。這夜的戲原是一出悲劇，天敏在這要緊關頭上，也顧不得戲情怎樣，就在痛哭之餘，對著媚月閣盈盈一笑。媚月閣被他笑得面紅耳赤，難以為情。賈少奶用拳頭輕輕在媚月閣腿上了一下道：「老二，你瞧裘天敏看上你了，方才不是對你一笑麼？」媚月閣道：「你別胡說，他是對旁人笑的。」賈少奶四下看了一看道：「你瞧罷，前後左右，那有一個比得上你這般體面。天敏又不是瞎了眼的，丟了你看上別人。」

媚月閣不睬她，也不做聲，留心看天敏的眼光，果不離自己左右，暗想莫非當真看我嗎？這人的容貌，果然還生得可愛，可惜我已從了良，倘還在生意上，不妨和他攀一個相好，閒來無事，請他來家談談心，也很可遣愁解悶。如今我已作了良家婦女，而且我家老爺，又是極有場面的人，雖然他自己不十分規矩，無如中國從古以來，只有男子可幹壞事，女人卻乾不得壞事。男子做了壞事，便算尋花問柳，風流韻事。女人若做了壞事，卻變作逾閑蕩檢，敗壞家聲。這就叫只許州官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。我若結識了天敏，被他知道，還當了得。方才老三所說的一篇話，何嘗沒有道理。無奈這派道理，只能坐在家裡說，萬萬講不出去，自己也沒這般膽量，只可當作一句笑話罷了。看完戲，仍和賈少奶合坐一部包車回家。這時伯宣已解衣就寢，卻還不曾睡著。媚月閣了他，並不露出絲毫聲色。伯宣也不知白天所乾的秘密，已被她看破，問她如何不回家用晚飯？前幾天沒聽見你提起要去看戲，怎的今夜忽然高興看起戲來？我在先並不知道，到十點鐘時候，差人到賈公館來找你，才知你與他家少奶奶一同聽戲去了。不知你們今兒在那家戲院子看的戲？戲文好不好？媚月閣知道伯宣素不贊成文明戲，說他們只要錢不要臉，掛著文明招牌，實行野蠻手段，故而假說在舞台聽戲，戲文還算不劣。晚飯時因被賈少奶留住，卻之不恭，所以未能回來。就是看戲也因賈少奶要去，教我作伴同往的。伯宣深信不疑，一宿無話，次日伯宣仍照常到銀行中去辦事。媚月閣在家吃罷飯，深恐魏姨太太又來陪她，自己很不願意見她的面，預先溜往隔壁賈公館。賈少奶因昨夜在戲場上太辛苦了，此時直苗苗的躺在被窩裡，睡興正酣。媚月閣一腳走進她房內，將她推醒，賈少奶軟洋洋張開眼皮，對媚月閣看了一眼道：「老二你起身得好早啊！」

媚月閣笑道：「你道早麼，可知我已吃過中膳了。」賈少奶笑道：「這個我們吸煙的人，怎能比得上你。你昨夜看了戲，不覺得吃力嗎？我不知如何手腳好像癱了似的，懶於動彈，兩腿更酸麻不堪，想是昨夜太坐多了時候的緣故。」媚月閣道：「多坐些時，決不致這般吃力。我看你兩眼眶兒都有些發黑，面色很是不佳，現在時令快交霜降了，想是發節氣病罷。」賈少奶道：「也許是的，你願意陪我橫橫麼？我很想再睡一刻兒。」媚月閣道：「你盡睡便了，我到這裡來，原為躲避魏家的那個騷貨，恐她又到我家去討厭之故，誰要你起來陪我呢。」賈少奶道：「如此你橫一會罷。」媚月閣道：「我也不要睡。」